長沙府嶽麓誌

長沙府嶽麓誌卷之七

詩

郡丞山陰趙

瀟湘八景圖詩總序

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之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水若湖之北則漢沔蕩蕩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洞庭南來浩淼沉碧疊嶂層嵓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磔以烟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没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

之候不一。此則瀟湘之大觀也。若夫八景之極致，則具列于左，各系以序。

瀟湘夜雨序

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泣珠之淵客，悲鼓瑟之湘靈。大王長嘯起雄風，又逐行雲入夢中，想像瑶臺環佩濕，令人腸斷楚江東。

山市晴嵐序

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蝦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縹緲，鬱表縈紆，翠含山色

紅射朝暉舒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
亂峯空翠晴還濕山市嵐昏近覺遥正值微寒堪
索醉酒旗從此不須招
遠浦歸帆序
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丹撻如飛羽幸濟
洪濤將以宝處家人候門觀笑容與
漢江游女石榴裙一道菱歌兩岸聞估客歸帆休
悵望閨中紅粉正思君
烟寺晚鐘序

瞑入松門陰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東山月吐

艳頂高僧未易逢禪床長被白雲封殘鐘已罷寥天遠杖錫時過紫蓋峯

漁村夕照序

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鱠有酒可需收綸卷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

曬網柴門返照新桃花流水認前津買魚沽酒湘

江去遠弔懐沙作賦人

洞庭秋月序

君山南來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既清清露斯零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霓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纖雲不起上下虛明李白曾移月下仙煙波秋醉洞庭船我來更欲騎黃鶴直向高樓一醉眠

平沙落雁序

霜清木落蘆葦蒼蒼羣鳥肅肅有列其行或飲

或啄或鳴或翔匪止林之不美懼繒繳之是將
雲飛水宿聊以隨陽
陣斷衡陽借此廻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無
繒繳又被孤城畫角催

江天暮雪　序

歲晏江空風嚴水結馮夷翦冰亂飄洒雪浩歌
者誰一蓬載月獨釣寒潭以其清絕
蓑笠無踪失釣船形雲黯淡混江天湘妃獨對君
山老鏡裏修眉已皓然

余購得李營丘畫瀟湘八景圖拜石餘閒逐景撰述主人以當臥遊對客即如攜眺元豐三年夏四月襄陽米芾書

遠浦歸帆 元 揭奚斯

冥冥何處來小樓江上開長恨風帆色日日誤郎回

烟寺晚鍾

朝送山僧去暮喚山僧歸相喚復相送山露濕人衣

漁村夕照

定從海底出且向平沙照魚網未曾收漁翁還下釣

洞庭秋月

灝氣白澄穆碧波逕蕩漾應有凌風人吹笛君山上

江天暮雪

孤舟三日住不見有人家紛紛竹籬處却恐是梅花

瀟湘夜雨

涔涔湘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教流下去

平沙落雁

天寒關塞遠水落沙渚潤已逐夕陽低還向黃蘆没

山市晴嵐

近樹參差見行人取次多板橋雙路口此去幾回過

漁村夕照　　元　陳孚

雨來湘山昏雨過湘水滿夕陽一縷紅醉眼草茵暖漁罾班石上腥風吹不斷野鳧浮更沉沙燈荻芽短

烟寺晚鐘

山深不見寺藤陰銷修竹忽聞踈鐘聲白雲滿空谷老僧汲水歸林雲墮衣綠鐘殘寺門掩山鳥自爭宿

山市晴嵐　　元　文　矩

野橋倚市官柳疎旗亭酒香笑客沽雞飛出村犬
吠柵舍南舍北相追呼山人相呼趂朝日山色滿
空晴欲滴日高人散市聲稀長林靄靄虛烟白

漁村夕照　　元　程鉅夫

釣艇收晚罾歸鴉集疎柳天風吹宿伴明滅映江
口

烟寺晚鐘

僧定鐘聲緩依稀聽不眞渡頭風正急喚醒未歸
人

平沙落雁

翩翩數行下灘磧俯蒼波此處稻粱好人間矰繳多

八景臺　　元　歐陽元

山幾層兮水幾重晴嵐夕照有歸鴻瀟湘八景册青畫盡在高臺指顧中

明宣宗瀟湘八景圖詩

瀟湘夜雨

濃雲如墨黯江樹九疑山迷天色暮蒼梧巖下客

維舟魚龍鼓舞飛烟霧但見長空風雨來勢與雲夢相周廻三湘淋漓瀉銀竹七澤洶湧翻春雷長江橫絶巴陵北一水悠悠蕩空碧洪濤巨浪頃刻中虹橋隱隱無人跡前溪遥見野人家樺籬茅屋半欹斜高樓誰得汀湖趣坐聽蕭湘對燭花隔浦鐘聲來遠寺曉色著涼亭開霽青天萬里白雲收滿日湘江翠欲流

洞庭秋月

洞庭秋水清徹底岳陽城頭月初起巴山落影半

湘陰金波樹浸芙蓉𡖖須臾素景當瑤臺寒光示
燭馮夷宮雲夢微茫冰鑑裏沅湘浩蕩玉壺中霜
華初飛風浪息萬籟無聲夜方寂彷彿瀰靈汗漫
遊虹橋直跨天南北但見鷗汀與鷺洲折葦寒莎
帶淺流縞衣綸巾湘中老高歌取醉岳陽樓回看
月下西山去湖水悠悠自東注洞庭咫尺西南陬
赤岸銀河萬里秋

山市晴嵐

茅屋幾家山下住長橋遥接山前路湖天雨過曉

邑開滿市晴嵐帶烟樹遠山近山杳靄間前村後村相瀰漫浮藍積翠久不散懸崖滴露松稍寒湘帝老人頭半白琴僕從容隨杖爲林下青帘賣酒家山敧野戴漁樵客洞庭春來湖水生君山到處花冥冥波光澄涵橫素練樹色掩映開銀屏撫景徘徊看未足颯颯天風滿林麓何人獨倚岳陽樓長笛數聲山水綠

平沙落雁

秋江水落波浪淺平沙渺渺連天遠白蘋黃蓼蒲

瀟湘枯葦寒蘆迷漢沔鴻雁恒憐澤國秋數聲忽報楚天秋萬里避寒遼朔漠幾行帶雪下汀洲雲水微茫少矰繳歲歲南來懽有託霜田豈乏稻粱謀江村自得棲遲樂黃鶴樓前鐵笛鳴時驚嘹唳兩三聲瀏通巴蜀寒烟淨天接荊衡暮景澄嗟爾迢迢自荒服慕戀中華生計足行當懋德覆羣生蓋使洪纖皆發育

遠浦歸帆

斜陽欲掛晴川樹丹霞遠映瀟湘浦洞庭湖上接

星沙萬里歸舟自何處雲帆縹緲天際來勢壓瀟天雪浪摧須臾已達漢江曲江聲洶湧如鳴雷漢陽城頭夜吹角暫從鸚鵡洲邊泊長笛一聲山月低殘燈數點江雲薄西蜀滇南與海通浮波來往自無窮暮天已捲三湘霧曉日還懸七澤風突兀危樓瞰江水臨眺何人頻徙倚寒鴉飛盡澹烟收浩蕩瑶空淨如洗

漁村夕照

岳陽城頭望湘浦芳草垂楊迷古渡晴嵐霏白夕

陽紅渺渺江村天欲暮漁家茅屋任汀洲釣罷歸來穩繫舟自念生涯在網罟臨風高掛向船頭出水鮮鱗雜紫蟹鱸頭有酒還堪買東鄰西舍當此時歡笑聲餘歌款乃豚魚吹浪白蓮天隔汀賈客促歸船餘光遠映雙鳧外殘影半落孤鴻邊湖上高樓雲外起下瞰湖湘千百里憑高一望楚天低雲樹蒼蒼暮山紫

烟寺晚鐘

烟光漠漠春山紫古寺深藏萬松裏夕陽西墜聲

壑陰隔林靄靄疎鐘起瀟湘無風波浪停恍如冰底鳴長鯨山僧策杖歸來晚遥聽穿雲百八聲緩急因風如斷續遠徹山阿並水曲已隨暮角響江城更送樵歌出林麓乘橋二客心悠然偶立遥看瀑布泉高山流水有深意咫尺不聞音韻傳乾坤無塵萬籟静朗然空谷聲相應高秋正過晚霜清分明若向豐山聽

江天暮雪

大江東去天連水薄暮蕭蕭朔風起須臾吹卻凍

雲同六花亂撒滄浪裏橋南橋北樹槎牙隔浦紛
紛集曉鴉馬嘶百折蟠雲路犬吠孤村賣酒家俯
仰山川同一色眼前不辨浪花白茫茫七澤與三
湘分明皓彩遥相射漁翁獨酌寒江濆頭刻瓊瑶
飛滿身得魚醉唱湖南曲欸乃一聲天地春有時
倚棹弄長笛洞庭景物清無敵中流迢遞望君山
但見遥空聳銀壁

瀟湘夜雨

明 薛瑄

兩岸叢篁濕一夕波浪生孤燈蓬底宿江雨蓬背

鳴南來北往客同聽不同情

遠浦歸帆

翩翩投極浦漠漠背殘照水栅歌竹枝清風極幽調歸舟漸覺稀錯莫倘凝眺

烟寺晚鐘

夕照下山阿淸音出烟霧嗔壑一僧還側佇尋歸路月上楚天寬霜落洞庭樹

洞庭秋月

西風淨晚烟天水遠相接瓊樓玉宇深煳煳涵雙

白夜久風露涼一曲湘靈瑟

瀟湘夜雨　　明　夏原吉

二女南來正斷魂那堪風雨又黃昏瀟瀟無限思君淚都作江邊竹上痕

瀟湘夜雨　　明　沈明臣

九疑山色望來空客夢家山夜雨中無奈鷓鴣啼到曉黃陵廟口落花風

洞庭秋月

木落天青萬里波洞庭秋色月明多不知何路長

沙去只唱三洲估客歌

漁村夕照

不知誰唱白銅鞮楊柳村通又大堤欸乃一聲風斷續打魚人背夕陽西

瀟湘夜雨　　明　李夢陽

夜聲起秋竹浩浩楚雲白曉來看沙嵜新水添一尺

洞庭秋月

天水本自空圓月沉秋映晶晶起霜色千里一懸

鏡

漁村夕照

夕陽下洞庭網集淸潭上一丈黃金鱗可見不可網

烟寺晚鐘

美人杳何處盈盈隔秋水迢迢雲外鐘日落暮山紫

遠浦歸帆

秋風五兩席點點聚復散不信小小鳥飛飛速征

雁

山市晴嵐

峯晴堆夜嵐晨炊翠猶濕但聞山鳥鳴不見鳥出入

平沙落雁

西風萬里雁一葉洞庭秋羣浴金沙軟瀟湘霜氣流

江天暮雪

長江滾浪雪烟黑花爭飛可怪橫流者孤舟一笠

歸

瀟湘夜雨　　明　顧開雍

秋夜難爲客千山雨到牀蕭鳴楓落澗濕徧柳侵
塘帶鶴聲猶舊支猿淚更長湘絃何太急蕭瑟滿
他鄉

漁村夕照

撥棹烟波外收綸弔落暉蓼花迎棃人黃葉補衣
歸沃酒漁燈亂燒鮮野火飛夢魂無一事風雨付
前磯

烟寺晚鐘

萬壑何年寺黃昏鐘到時天寒沉水遠風定出山遲逸鹿驚新榛歸禽託故枝勞勞羣動息向晚始應知

遠浦歸帆

濶浪迷新浦還舟夜夜看天涯流落易秋暮日歸難鄉語兒童舊顛毛歲月殘風波吳楚濶無恙到江干

洞庭秋月

萬頃蒼茫夜渇秋月倍明魚龍分浪白鳥鵲渡河
清倒鏡窺湘影懸樓掛岳城古今南北意漁父一
陶情

平沙落雁

候雁將南度嗈嗈下楚湘沙洲秋命侶雲外夜相
望世路多矰弋安棲豈稻粱明朝廻整羽關塞出
翱翔

山市晴嵐

大麓空霄霽山腰半吐嵐曉林清潑白碧嶂界拖

藍捲雪工無籽裁雲手未諳鏡中圖畫出城郭總
優曇

江天暮雪

歲暮江雲接遥空雪正飄花摇山改色寒送柳分
條窒戶烘芽敵登樓温火消酒闌詩句徹還道賦
漁樵

洞庭秋月　　　　明　黎　擴

湖上清秋雨扁舟泛碧波紫簫吹不斷無奈月明
何

洞庭秋月

明 唐寅

洞庭湖上岳陽樓檻外波光接素秋數點征帆天際落不知誰是五湖舟

瀟湘夜雨

魚龍出没吼江濤暈染雲烟不斷飄喬目橘洲渚處是蒲江蘆荻夜蕭蕭

漁村夕照

鵁鶄啼斷雨初晴渡口風來水氣腥溪北村南齊曬網釣船閒在夕陽汀

山市晴嵐

一帶晴嵐入畫來山雲寂靜水光開千門晝掩紅塵隔莫把長安古道猜

洞庭秋月　　明張經

秋宇淨無雲嬋娥展孤鏡灝氣浸澄波蕩漾光還定

漁村夕照

日落大江頭返照江村裏獨有美魚翁垂綸收不起

瀟湘夜雨

明 吳道行

漏落重門寂碧浸千山影何處空濛聲淅淅敲人醒

洞庭秋月

清光紆素練濯濯簟紋粟朗吟誰是者共醉洞庭秋

山市晴嵐

湖烟不受日山霽欲延暉遥見鶯啼處營營向翠微

洞庭秋月

鎔金波淨空青玉鏡行君山最縹緲看做片雲

生

漁村夕照

晒網落日下繫船楊柳中橘洲芳草色翻入夕陽

紅

遠浦歸帆

横浦一林烟過湖萬里船楚人重情思極目此江

天

烟寺晚鐘

度水聲猶濕杳朕靈鹿峰江心自樓閣不隔莫雲鐘

平沙落雁

寫盡碧天意迴翔湘岸花可憐鴻雪爪旅為點樅沙

江天暮雪

岫背寒猶綠雲峰夕更替絕憐君戲語[illegible]夜隱蒲湘

瀟湘夜雨

非無江上雨潭水自淸哀爲有湘靈瑟烟宵的的來

國朝

瀟湘夜雨　　張璿

蒼茫雲氣暝湘流叢竹蕭疎鎖暮愁積翠晴隨驚鳥動空青疑傍亂烟浮蘭皐香濕珠垂夢錦瑟聲寒玉叫秋最是難聽多病客江湖誰遠意悠悠

洞庭秋月

虛碧平臨湛景中露華微動水晶宮珠明星絡流金蚌練淨樓船駕玉虹青鏡自流湘女照白雲不係楚臺空亭皐落葉魚龍臥欲採芙蓉待曉風

平沙落雁

寒洲羣下意何如為愛江聲傍水居啼盡秋風心事遠豚殘菰米稻粱餘瑶琴每欲窺雲陣錦字無由蝕蠹魚極目關河千萬里衡陽應不帶人書

遠浦歸帆

牙檣遥倚蔚藍天帆影參差接麓煙片片雲隨沙鳥疾迢迢風捲渚華偏岸移芳樹啼猿路魚避洄流下瀨船應有紅粧樓上望江潭羈客幾人還

漁村夕照

陰綠莎磯繫釣艖江頭江外夕陽斜柴門炊黍烟
光薄曲岸棲鳥樹影加烽靜戍樓遲畫角燈青砧
杵帶流霞從今莫問桃源路但聽漁歌傍酒家

烟寺晚鐘

何來清響度高峯知隔滄江第幾重未向孤舟探
石穴若臨漲海聽鯨龍月流金碧餘霞散露下樓
臺積靄封更覺禪關僧定後濤生萬壑上青松

江天暮雪

瑶華西望晚凌凌蕭瑟江聲凍欲凝鷗鳥棲疑遑

故渚蘆花漁火放青燈三湘組練寒光瀉七澤雲
環朔氣崩安得尋梅衡嶽頂素香深處踏層冰

山市晴嵐

環郡曙色弄清暉平楚天空衆鳥飛香上酒帘秋
黍熟腥輕魚簞鱖鱸肥衡門樹密收青靄曲巷花
明映翠微莫道湖南卑濕地時逢好景欲忘歸

瀟湘八景有序

瀟湘八景者潭勝也水經云巴陵郡南彥
湘浦又云湘水至巴丘入于江水色清異

稱瀟湘云古有八景臺海丙咸稱之轉相効擬亦若甲天下然獨稱瀟湘者以二水合注于潭與洞庭接羅子而下三百里皆古長沙地江湖吞吐氣象殊絕故八景獨著沿潭水也前人詩歌傳者不少如近代李崆峒詩王咸𥁞詞竝膾炙人口而非生長其地琉璃合眼尙隔一塵予厭此熟題亦不復作偶於雪夜擁爐小孫從師授咸𥁞句記憶有闕輒相問訊予亦多忘之因

爲絶句示其意亦如柳州作柔陵以上記老杜作三峽以上詩但數家珍較爲親切耳不然無故弄此筆墨近于戲矣仲春日記

山市晴嵐

墟烟旭彩氣相涵天近峋嶁最蔚藍海市何須詞樓閣古來清絶在湖南

瀟湘夜雨

鼓殘靈瑟暗江濱帝子仙衣濕似塵不是此天偏

夜雨曉來誰爲染湘筠

烟寺晚鐘

響隨晴雨落隨風雨岸霜鐘聽不同最是夕陽雲外寺度江聲在白雲中

洞庭秋月

風淨湖雲露淨波楚天連漢復連河岳陽無限烟霜月不及秋蟾氣象多

遠浦歸帆

湘妃祠下白雲磯極目江空入翠微三十六灣帆

轉盡北風飛送幾船歸

漁村夕照

一村蓑笠護漁梁萬井樓臺背夕陽落日過江相對影不須漁火辨滄浪

平沙落雁

沙嶼清寒少荻蘆雲田濶處近南湖分明雁宕天邊影畫入長沙落照圖

江天暮雪

空江香雪畫難成莫爲瑶光並作明誰道君山須

剗卻夜來群玉為鋪平

瀟湘夜雨　　江有溶

卑濕余鄉舊時生值陸沉湘妃陵欲弔賈誼宅常淫澤國年年漏陽臺夜夜心朝雲何處去總向雨中尋

洞庭秋月

深夜忽懷曠空明影靜生浪翻千頭白舟歷萬山晴何止遊壺嶠遲疑淨甲兵遠來歌欸乃總不似鐃鉦

遠浦歸帆

江帆日日過指點是歸人昨夜燈花剔連朝口信頻羽飛憂客後風利畏烟津抵岸鄉心慰遙看或未眞

平沙落雁

側地非棲向幽淸愛古潭群廻正頋息野宿故能諳飲啄無投處且羅莫苦耽所驚單借壓筎吹便難堪

漁村夕照

比舟高曬網趁此夕陽延炊熟蘆花渚歌橫煸柟天籟傳檣櫓聲不滅笠蓑烟爛醉漁翁樂微聞喚渡船

山市晴嵐

麓淵開霽氣人在畫圖間毛髮山身吐躋登我意頑濃如凝曉黛爽欲滴秋顏白晝青嶙遍嵐光不可删

烟寺晚鐘

寺已經兵𤍠僧猶守鉢雲寂暄微杵下夢醒隔洲

分逐市爭餘熱休嫌在薄曛城門斜半開只待暮鐘聞

江天暮雪

風景正蕭澁山川忽改觀踏歌徧耐苦索醉不知寒一葉波中泛千村鏡裡看角前尋遠眺慎勿遇鋧冠

八景詩集句

瀟湘夜雨

水國春寒陰復晴夜添山雨作江聲雲連海氣圖

晝潤送盡東風過楚城

山市晴嵐

地濕莎青雨後天更逢晴日柳含烟春風無限瀟湘意水上桃花紅欲然

漁村夕照

汀洲雲樹共茫茫片片紅霞映夕陽一尺鱸魚新釣得數聲漁笛在滄浪

烟寺晚鐘

夕陽常送釣船歸郤聽鐘聲連翠微月照上方諸

昂靜洞門高閣濤餘瀰

洞庭秋月

南湖秋淨夜無烟淥滿山原白滿川此外俗塵都
不染月光如水水如天

遠浦歸帆

春來江上幾人還嫩蕋濃花滿目斑喬口橘洲風
浪足輕舟已過萬重山

平沙落雁

鴻雁新從北地來起行殘月影徘徊樓臺晚映青

山郭水碧沙明兩岸苔

江天暮雪

平沙歷亂捲蓬根路上行人欲斷魂日暮長堤更
回首歸雲擁樹失山村

洞庭秋月　何之杰

纖阿散彩五湖秋蕭瑟君山一點浮木落千峯初
湧月雲開歸雁獨登樓蓼風碎璧搖汀渚桂魄生
寒繫客舟昨夜霜娥幾消怨武陵溪下不勝愁

平沙落雁

天清暮色滿山椒日落江皐雁陣遥嘹嚦數聲秋
月冷凄其孤影曉星揺唧蘆避弋棲南楚候露來
賓響北朝漠漠平沙寒歷盡春歸何事返飄飄

遠浦歸帆

湘江極目隱歸航風引輕帆荇帶長面面翠微凝
落日遥遥紫氣極扶桑非關佑客天涯遠不斷行
人雲夢傍多少利名難滿載春花秋月任蒼茫

江天暮雪

同雲靄雪遍江限昏暮飛花漫翦裁沙際漸成珪

壁相山頭誰刻珮環來太康鶴訝盃三楚黄竹宸
襃動九垓舊日山川何處是來朝玄圃賦多才

烟寺晩鐘　　釋續燈

烟寺鐘聲起悠悠送夕陽入林歸宿鳥泊岸落帆
檣流響驚塵夢餘音繞石牀須臾山谷靜獨立望
蒼茫

瀟湘夜雨

暮雲低野岸夜雨打山扉譙鼓聲初動漁燈影漸
微楓林愁買客蘭渚泣湘妃坐聽牕蕉久更深擁

衲衣

洞庭秋月

蟾光秋正滿湖氣夜來清風動波千頃霜高雁一聲扣舷歌窈窕擊汰沂空明忽憶乘槎客迢遥望玉京

漁村夕照

漁村時出沒落照自沉浮烟隔蘆花梟茅低野岸浮江添春水闊網帶夕陽收誰識風波險垂楊日繫舟

山市晴嵐

山市千家隱嵐烟一帶橫簾開春乍曉慢捲雨初晴似隔仙凡界猶聞鷄犬聲桃源如可到彷彿覩秦氓

遠浦歸帆

天外孤霞落征帆遠浦歸人看鄉樹杳心逐片雲飛夢去湖山濶傳來音信稀短檣銜岸草猶帶夕陽暉

平沙落雁

北去關山遠南來秋草長宿殘潭渚月叫破楚天霜有意妨矰繳無心計稻粱安閒鋪錦字疎密自成行

江天暮雪

雪依江岸積寒逐暮雲流暝色迷芳渚孤烟散遠洲征帆和凍捲野釣帶冰收誰念籠樞子艱難擁敝裘

瀟湘夜雨

淅瀝打蓬牕春潮一何亟新水長船頭可省葬移

右

麓山寺碑記　　唐　李邕

夫天地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麓鎮而安故樹閣所臨取于安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旨亡同是以回向度門纓于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岩巔寶堂岌業于太虛道樹森稍于層渚無風而林壑肅穆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域未眞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大始四年之

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睠結澗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㝠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寶后依于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洎翌日弘聚謀介衆表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制丘墟盡平大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澄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啟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模標建方面法物增備壇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

地有若法慇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
轡慈目相覩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任一歸証大
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元嶽中
尙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尙
敬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剏乎弓冶筆
精陶甄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守之傾低
期珍價以興冀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
刺史夏侯公諱詳了義重玄別搆正殿紹太二年
刺史王公諱琳律法師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服

見蓮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內史蕭沅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揵搥于景鍾納貝葉于層閣陳司空與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竝佛性森然圖禎秀著壯廼廓以雲搆蔚爏居以天覆開皇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濟澄悲海嚴幢標聳智火融明襲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延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沾六根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壽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

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于天心細于氣誦習
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阿衍禪師者五方圓常四
無清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域域而會如如有若
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
天臺法界圖于剡中眞訣論于湘上具究竟戒數
解說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謦無邊之衆方等
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塲所互爲住持維
惠鏡禪師者迹其武憑其高超乎雲門絶彼塵網
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照習也者坐

乎樹居乎山因也者顧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證是浮漚和正覺阿若冥搜想息而精進中堅受除而煩惱殼散百川到海同味于鹹千葉在蓮比色于淨起定不離于平等發惠但及于慈悲故能聞者順其風覲者探其道收伯萃止皇華游臻啟焚香之上緣託成佛之嘉願上座惠泉寺主惠亶都維那與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輸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辨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修行之迹如此而

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
頌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竇公名彥澄碩德
高閑紹賢遠識器守嶽厚檢操氷淸屬以師長閑
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刑于孝友以巳而廣於詩書
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王道丕若且猶歸心淨
土護範佛乘摧憍慢之外幢興開示之眞語爰謀
羣吏乃命下僚顧蚊山之易渡嘆龍宮之難紀
其詞曰
天地有象聖賢建極晏坐中崖成道西域後代

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
三歸願塞　其一

金方置廟衡嶽開場擁錫龍象人天護香鬼神
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遊侯王光照法侶
大啟神房　其二

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
布飛石林云起雷激庭際月窺窗裡花臺隨足
天樂盈耳　其三

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此明齊哲繼日

璆照牛車紛轍連率順風駉騵欽綴訪逝追勝

形馳日絕 其四

硎板莫建軌物未弘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繫

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推石可久

與山不崩 其五

建岳麓書院記

陳　良

自唐季至於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于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荊湖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堂岳麓山下在國史其行事不甚較著是以考見上意所鄉爲吏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治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誼修好庶幾乎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立學所謂丁九教授未有顯

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襃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由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爲說崇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且勝而利祿之念多老師俗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予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詣試供養與否闕不見

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于鄉率從之者數千百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講論家各甚盛則昔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其間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益至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田觀漢既興覩其初儒者術業工拙優劣可知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留講諸王官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業習如初至賜對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與有胡氏

會有孫氏召氏各以道德爲人師不苟合於世著
名于以是益歎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
院爲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帥樞密劉公珙克復開
寶之舊已浸廢墜今直徽猷閣潘公疇亟踐修之
某得官桂陽于長沙爲屬邑始詣大府請事時公
至鎭適數月矣與凡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闊部晏
然民吏意得會無凡目可以再三于有司者因得
陪别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適會修事且輯
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

投兼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爲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爲記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後亦旣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太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庭遂爲天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于今卿大夫爲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爰係以歲月而强付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嶽麓書院記　　宋張栻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置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

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爲荒榛過者嘆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剗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故章聖皇帝加惠一方本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亦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頴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卒歲而屋成爲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於堂之北既成栻促多士往觀焉爲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爲會友講

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葢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爲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實開無窮之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

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

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窮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茲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閉居屏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爲不負侯作新斯学之意哉既侯屬栻爲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重建嶽麓書院記

吳澄

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也在南者岳麓白鹿洞也其初聚徒受業不仰給于公養然嵩陽睢陽白鹿洞皆民間所爲惟嶽麓乃宋開寶之季潭守朱洞所建其議倡自彭城劉鰲而潭守成之也時則陸川王簿孫邁爲之記紹興燬于兵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劉珙重建時則有廣漢張子敬夫爲之記德佑再燬于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學正郡人劉必大重建時則奉訓大夫朱

渤爲之記逮延佑甲寅垂三十年矣壎陵劉安仁來爲郡別駕董儒學事覩其獘圮慨然整治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上瓦下甓更撤而新前靈殿旁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尊經閣之後亭曰極高明悉如其舊門廡庖館宮墻四周靡不修完善化王𡚁潘必大敦其役朱某張厚相繼爲長其始末請紀歲月余謂書院之肇創重興與夫今之增飾前後有四劉氏道同志合豈苟然者哉開寶之肇創也葢惟五代亂離之餘

學政不修而湖南遐遠之郡儒風未振故俾學者
于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葢惟州縣庠序之
教蕩遂佛學而科舉利誘之習鼓惑士心故俾學
者于是焉而講道是其所願望于來學之人雖淺
深之不侔然皆不爲無意也考于二記可見嗚呼
孟子以來聖學無傳曠千數百年之久衡嶽之靈
鍾爲異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廣之道州亞周孔孟
顏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傳之緒其源遂開其流
遂衍又百餘年而有廣漢張子家于潭新安朱子

官于潭當張子無恙時朱子自閩來潭留止兩月相與講論闡明千古之秘驟遊嶽麓同躋岳頂而後法自此之後嶽麓之爲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然則至元之復建也豈不以先正經始之功不可以廢而莫之續也乎别駕君之拳拳加意者亦豈徒掠美名爲是哉其所願望于諸生葢甚遠也且張子之記嘗言當時郡侯所願望矣欲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也而其要曰仁嗚呼仁之道本先聖之所罕言輕言之則學者或以自高

自廣而卒無得論語一書大示學者求仁之方而未嘗直指仁之全體葢仁體之大如天之無窮而其用之行于事物無不在邇之事親事長微而一言一動皆是也飲食居處一不謹焉非仁也步趨唯諾一不謹焉非仁也溫凊定省一不謹焉非仁也凡此至近小甚易不難而明敏俊偉之士往往忽以爲不足爲仁不可幾矣嗚呼仁人心也失此則無以爲人曾是熟於記誦工于辭章優于進取而足以爲人乎學于書院者其尚審問于人慎思

乎已明辨而篤行之哉

百泉軒記

元吳澄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源泉混混泉乎泉乎何取于泉也泉者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爲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爲雲爲雨而在地則爲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爲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爲山水絕佳之處書院之右有泉不一如

雪如汞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趨而北折而東還遠而南瀦為清池四時澄澄無髮滓萬古涓涓無須臾息屋於其間名百泉軒又為書院絕佳之境宋子元晦張子敬夫聚處同遊嶽麓也晝而燕坐夜而棲宿必於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是泉也蓋非止于玩物適情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遊處之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

潭郡治中櫟陵劉侯又重修之侯與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爲人故其修是軒也余爲之記侯名安仁字德夫余爲誰臨川吳澄

建嶽麓書院記

明　李東陽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于榛莽間慨晦翁南軒二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則聞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二先生名之曰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内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推官彭君琢搆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

僚屬師生行釋菜禮諸所未及如闢道路備器用
廣旁舍備置經文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
楊君賛佐其事葢兹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
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
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爲四大書院及
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二先生賁
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爲安撫更建于兹地學者多
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在
遺址廢田爲僧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兹院

始復其舊于是王君遣使屬記於予亦張君昔所嘗請也余惟古者學校遍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範什一之力而綴德世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苐玩常惕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于鄉塾則于此爲培養之地或籍于學則藉遊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竅達皆可爲成已成物之用仍可以言

學不然雖學于此猶學于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爲書院亦惓惓以是爲訓晦翁之學因有人于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惡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之學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爲茲院之重以爲山川光若其成格條緒則存乎敎與學吾于吾鄉大夫士望之矣院建工于元治甲寅七月落成于丙辰十月陳君諱鋼起鄉貢士某君名琄楊君名茂元舉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

夫大也與建祠宇者布政參議羅君紫都閫楊君
銓府學生廖大用黄助道山者國子生李經皆鄉
人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
表其名亦附書之

嶽麓書院祠祀記

明 黃袁

長沙古潭州也興教之地是為嶽麓書院宋建于開寶則有朱子洞歷歲而毀建于乾道則有劉安撫珙歷歲而毀更建于紹熙則有朱先生元晦歷歲而毀我 敬皇帝弘治甲寅陳郡倅鋼始復舊緒嗣而葺者則有楊郡貳茂元率亦陳諸未備者手考書院之興廢此其大都焉方其盛時藏書則有李守允則主教則有周山長式講學則晦翁南軒二先生歆風嚮道學者計千人撥餐田五十頃

絃誦響絕而遊宴踵至君子慨之考教理之盛衰此其大都焉院舊有祠以祀晦翁南軒潭人請以山長式鄒倅鋼配若或寢之而專祀朱張潭人之言文公集諸儒之成以明聖賢之道講學于茲吾師焉安撫于茲吾師焉南軒鳴世大儒并時同業夫所謂過化者存焉吾祀之山長行誼鄉先生也鄉先生沒而祀于社山長有焉吾祀之始書院之鞠于榛莽也閱三百年倅斯來也巽夢兆其感遺碣徵其處費也吾無與焉力也吾無庸焉治吾惠

而教亦吾惠也吾祀之是烏知專之者未爲失而寢之者固未爲得耶潭人有辭矣君子以爲義民動以義莫可拂已督學許僉憲宗魯則因舊祠以祀朱張崇道也更堂焉以祀守洞守允則安撫珙山長式郡倅鋼序位以世崇教也于是潭人始慰考祠祀之沿革此其大都焉鉄橋子曰是役也有足勸者三爾大道既隱師友義衰口耳之常談無謂乎教仕進之筌蹄無謂乎學聖賢成已成物之用無復異時麗澤之餘朱張不遠千里講道湘西

論中庸之義皆越三晝夜而不合然卒定乎朱夫子夫以粹精如文公超悟如南軒猶不能無藉乎問辨劇難之益吾得以勸士良吏之品惟治與教故魯稱絃歌鄭美鄉校蜀郡之餘化贊皇之啟對非教莫取也後世乃有彈力簿書俛首繩檢自愛于俗且冗者猶將不免鄙倅陳公卒能于文法澆啓之日無守之力而舉師帥之職若可與古良牧齒者一興教已乎吾得以勸吏民志既偽俗滋敝矣視去守令如唾洟然潭人懷惠故依依若一日

申之祀事以上及乎世之賢大夫者吾得以勸俗

是故士成乎學吏成乎義嘻獨潭之利也乎哉

惜陰書院記

明 李棠 郡人

郡志舊有惜陰書院後爲陶公祠陶公封長沙郡公都督荆湘等州有大功於民祀之宜也史稱公朝夕運甓語人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惜陰之名以此嘉靖甲子夏月令節推震川翟公以名進士來茲理學淵源儒飭吏治爲督學憲使與公重檄三學諸生請講學於嶽麓顧隔於大江之西每以風濤阻於往來乃於郡城外尋城南書院遺址不可得幸陶公祠僅存背陰面陽麓山

相望近府而便諸生從遊欣然鳩工拓而新之復爲惜陰書院而郡守巴蜀蔣公適至貞純明肅政學兼優志同道合共謀協舉期年落成爲舍五十闢前爲明道堂中仍祀陶公後構聚英樓藏書閣門廡池亭翼然輪奐立會長置學田羣諸生於中二公時臨訓廸之勵棠爲記昔晦翁南軒講學於嶽麓城南兩書院閒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數時稱潭州爲鄒魯教化大行四方則之人才輩出出者爲名臣處者表式鄉閭士至今尚節義而重名檢直

有以風之也而南軒爲記甚詳指示人心擴充之
端所以爲學之方昭然具備在諸生繹其說而求
之耳兹吾郡二公之爲是舉也亦非特使諸生羣
居脩談剽竊章句便遊觀爲燕安之地而已誠欲
成就人才明乎聖賢大學之道以求晦翁南軒之
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繼承往哲鄒魯之懿範所
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葢藉是以風動之盛心也不
然庠序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遊於庠序學校獨非
可學與說者謂士務攻於科舉文字之業以應上

之求於是從事於學校之教不暇及於書院之講以彼視此判然兩事夫孰知聖賢大學之道豈出於科舉文字之外學校之教非書院之所講歟書院之所講而學之者又何妨於科舉文字之業科舉文字固皆孔孟之傳也六經聖人載道之典也非朱張之所講論而訂註之者乎士惟誦其言無體驗擴充之力而不知所以為學之方專攻於科舉文字之業而無博文約禮深造自得之實一獲進取遂盡棄之視昔所攻又了不相涉矣是雖惜憐

汗漫馳逐之耳況末之惜乎無惑乎人才之難此學之不可不講也學必講而後明既明矣然後知大禹惜陰之所以聖必有事焉陶公惜陰之所以忠不徒朝夕百歲之運所以地平天成者在是所以匡扶社稷者在是皆惜陰之學為之本也夫子魯論首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乎此則知惜陰之義矣蓋嘗誦時習恐失之訓而察識於存養消長之際然

觀乎天人之微玩易辭而有得焉人心之本體其象乾乎乾純陽之卦也天之道也渾然全體大通而至正一有陰而雜乎其間匪純矣匪純邪也邪暗塞矣故周公繫乾之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乾自初而三陽道長矣朝乾夕惕是時習而存養之也否則消之為陰矣夫子之大象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可以同天矣天不息道亦不息則學亦不息其所以惜陰者其至矣乎學者思禹之聖有感於陶公忠靖之功亦必由

惜陰而進之審長消之機致擴充之力知所以為學之方以復其虛靈不昧之體日日新焉聖賢大學之道不遂於科舉文字之習而得之以是萃於斯樂於斯相觀而切劘優入乎高明廣大之域無負乎惜陰矣夫然中有主則守之固知至而行之利養深而應不窮言之為德言行之為德行異說不足以亂之勢利不足以奪之有得於已無待於外外之所遇不足以動其中曉然分晰於善惡義利之辨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此之謂大丈夫𤔡不偉歟是二公

所以建立書院之意也榮以是記之

朱張祠記

明 曾如春

聖朝崇儒神化釀洽寰宇雍雍二百餘禩歷憲臣代狩崇望山川秉宣德意頃直指紫亭甘公南巡於嶽釋菜嶽麓書院謁晦菴南軒二先生祠特檄祠制議新規度宜弘垣墉宜固計業役兩月報竣蔭大覲永棲靈容亏藉陪成事落之日敬稽首颺言曰茲邦人士抑知服習二先生遺訓例承直指公新祠作人之盛美矣乎史載乾道間晦菴如湖南日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獨曰嶽麓唱和諸什

一曰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一旦始知太極藴要妙難名論是二先生造臻肯綮指授南邦士葢太極圖旨也圖始道州元公闡深奥衍歸於主靜立極而學聖要領訣之乎無欲一言無欲故靜靜故虛而能神是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自太極有圖圖有說有解此是彼非幾於聚訟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數語最爲完密然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來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辨

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緜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終是未離聲臭也欲根銷盡便是戒懼真體雖終日酬酢營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聲臭也此之謂無所爲而爲之義萬物一體之仁昔者伊尹道恊一德功格于皇天世嘗誦其勛烈冠古今而不知其不䙪不顧者則根荄固也嗟呼此非無欲令甲而元公所望斯人以志之者與邦人士幸生元公之鄉服行二先生過化之道矧遊息有地館穀有資作養有人試驗之不爲

不欲之素覩阿衡何如也斯可以仰對直指公已
公諱士价江西信豐人萬厤丁丑進士淵源正學
敦隆先儒一愬南國而濂溪嶽麓嘉惠表章百年
茂舉是役也時絀而用不告匱事集而力不告疲
費省而工則稱鉅時知府吳道行濵川人雅尚好
文協謀贊美董其役者湘陰縣丞山陰俞堯中

康熙戊申重建嶽麓書院記　周召南

今上戊申予以塡撫之暇與耆舊諸君子修明學故刻長沙郡志成因而稽古今風教之盛衰則巍科大節在南宋為尤著攷其時為連帥郡守者多名臣大儒相與崇正學之功居多所稱師帥守牧其人則楊文靖眞西山朱考亭諸先生也所稱倡道講學其人則胡文定父子呂東萊張南軒諸先生也若夫講學肄業之地則環州邑為書院者十數處而嶽麓為最大朱張之講席為最專前後安

撫刺郡四劉公所創建爲最備當在咸平祥符之
間海内四大書院獨嶽麓奉詔賜額頒經籍教聘
山長立三舍法則恩數爲最異雖百世可也歷元
與明四百年間教不遠古地亦代有興廢廢之既
久無如今日予過其墟不能不慨然以思也既奉
今上詔建義學亟爲卜郡庠左師書院制選佳士
而鼓昕之蒸蒸起矣諸耆舊子弟復抱嶽麓圖志
以請願得襄事還舊觀若山川文獻之靈勃焉相
貺者爰集瀟臯守令師儒而謀之僉曰韙哉舉端

讀者董其事得雲陽諸生劉溫良長沙義者魏朝榮任之卽以春夏之交滌其灌莽搜其殘碣疏其流泉鳩工庀材役者千指日給直作食如理家事屬郡倅某時一閱視耳江以東吏民若不知有將作也踰歲六月而工竣按圖以報院之左阜隆起別爲禮殿陛戟廊廡如郡縣孔子廟獨循舊制肖杏壇像四子侍焉別增名宦鄉賢祀有事於嶽麓者爲不同院以內爲堂者二曰成德曰靜一皆講堂而成德則陳鐘鼓敷皐比之地也爲祠堂者二

日崇道曰君子報功也爲臺者一曰道鄉懷古選
容也爲亭者二曰擬蘭曰及泉臨曲水幕列卉也
合而繚之以垣凡二里許昔人動稱數年十數年
次第而就者今皆巍然翼然丹雘燦然一旦復其
壯觀而堅渾雅麗數倍於前謂非天人交助之力
不可乎因是而竊有感焉唐虞立德三代立政而
教行于德政之間孔子兼之以學爲宗故子思直
指修道謂教而其要言曰修道以仁夫仁亦二氏
之所竊據也然二氏必不可以治天下者無其道

焉耳宋儒懲唐之弊而濂溪挺生於楚文不在茲乎洎淳熙乾道時諸大儒迭爲此邦之師帥牧守以理學爲吏治南軒先生適以其學侍魏公於幕府密贊忠勤考亭夫子嗣且以安撫帥潭政教大行比於鄒魯海內學者咸以嶽麓爲歸則兩公之能用其仁益明矣然而浮屠老子之宮當時非不並盛諸名臣大儒但力舉其政教以匡翊忠孝廉節之原未嘗喋喋焉與之相排擊也亦恃吾道有以包舉之爾今五百年昌期再振當必有紹明絶

學者來主之予願有志之士敬業於此以求道與
仁之實際而大用於天下勿徒滋朱陸之辯而成
洛蜀之競也斯社稷賴之矣諸士謂落成當有記
致以鄙意質於大君子云是役也爲棟宇若干楹
計費三千餘緡方與督學使議將以餼士之廩凳
𥴦之司山長堂長之名彷宋制請於
朝而諸生先礲石求記歲月並勸藩臬郡縣及郡
人士同志而襄事者於其端

重建嶽麓寺藏書閣記　　周召南

自其淵深不測者觀之曰性自其虛靈不昧者觀之曰心窮心性之變化極淵深之分量天地於此托基焉聖人於此立極焉萬物於此寄命焉儒者謂之至誠釋者謂之圓覺誠而曰至天人一理覺而曰圓萬物一體心而已矣性而已矣釋者曰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初不假語言文字也是語言文字既不足以致此抑果有以妨此也邪學者於四十九年之後迭相傳變集之曰經曰傳

日錄是古人之前言往行卽今日磨頑礪鈍之具也倘言如古人之言而行如古人之行則言前言往皆妄也倘言如古人而言則言亦妄也行如古人而行則行亦妄也卽鈍去頑釋則言磨言礪亦妄而言頑言鈍亦妄也如以両投鏡則貌雖整而光已掩不如釋貌以空鏡則貌雖泯而光已圓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是琉璃殿上也

剎未可坐在光影池邊也豈惟二師如來於

殊再請說法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豈

薩婆耶惟拈靑蓮華於大衆會中迦葉破顏一笑是其爬着癢處耳嗚呼噫難言之矣今試將拈花一着指出曰敎外別傳又如何爲人天百萬布置也哉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見容光者知日月之所在洞日月者徹容光之所及人非聖人得曰不學是語言文字雖不足以致此又豈足以妨此也哉學者不得不於一端引全體不得不於一曲博大化者也則一大藏敎如日月之在中天誰不承恩覩明星而開眼望野鷲而酸鼻又烏在非語言

文字也哉星沙郡城西有古嶽麓寺爲虎岑禪師所闢盛地也向以兵火頹朽無一片瓦有禪師胏山檀者衍青原石頭繼藥山起湛然腳下接曹溪正派毅然獨立結草廬而居七年如一日郡人士惻焉又五年而大殿法堂諸聖像悉具人皆動之師以眞誠要終始遂得復祖場如故謂虎岑至今日再來可也余甲辰之秋奉命撫駐星沙未至夢師以偏袒會於沅芷署中至日往觀宛然得師于夢中者言下契合一時計藏經閣不就復一年經

備閣成索余記余何足以記哉竊願與藏經閣相忘於無言之表而與師亦相忘于無言之表而已矣爲之偈曰

本無法也何以有經既有經也何以不銘人天百萬願藉此醒天上三辰誰覩明星王宮出降今古其刑兜率未離十方萬靈任持圓覺未嘗曰形甚深微妙誰復曰扃普同供養曰照曰臨大千世界曰清曰定明珠在庭曰精曰瑩

重建嶽麓書院碑記　　　　丁思孔

嘗觀古君子之出而服官也將以宣達政教乂安士庶則必竭其力之所得爲以務其職之所當盡而時地之說固有所不計焉夫時有緩急則廢廢舉紲無紲紲舉廢是也地有難易則先其重者大者後其輕者小者是也然亦言其大槩云爾若其修舉廢墜之心則有皇皇然無敢以宴安者今

皇上勵精求治宵旰不遑凡所嘉惠元元者罔不利

興害剔蠹鉅畢洽而必以興起教化移易風俗
爲首務薄海內外亦既文德覃敷聲名暨訖矣
頃者滇逆犯順負嵎於衡湘洞庭間肆其蹂躪
聖天子奮揚威武不旋踵而底定而涖治茲土者敢
遽以禮義之教望之靡傚困頓之民俗哉歲在
甲子余恭承
簡命來撫湖南經其野田尙汙萊入其城市猶墟落
欲一旦起瘡痍而登諸衽席殆戛戛乎難之況
於廣教化而美風俗又豈易爲圖者然余深念

士爲四民之首如隆古以鄉三物而攷其德行
道藝今雖不可以驟幾要其可從事於學者當
自文義始爰是告戒九屬令府州縣有司博士
各課其士而彙其文以上至長善二邑則親臨
府學集而試之初觀其容色顑頷或且纓絶肘
見有觸目愴然者旣而閱其文猶可觀始歎士
之失學未有以教之也而教之不行又無以養
之之過也攷楚志長沙舊有嶽麓書院爲宋張
南軒朱晦菴兩大儒講學地於時遠近嚮慕絃

誦之盛比於鄒魯前明正德崇禎時屢爲修葺
兵燹後久就圮殿廡祠堂鞠爲茂草矣余乃上
體
聖天子典學師古之意謀所以復之則與藩臬道府
諸長吏約節其祿食慮事鳩工因其舊址經始
於乙丑秋仲而聖殿兩廡齋舍成招致生徒肄
業其中設贍餼廪每月課試者三手自丹黄甲
乙之爲多士勸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諸亭又成
藏修有所遊息有寄負笈來學者日益衆余又

恐其費之不繼也捐俸購田三百餘畝以資膏
火擇諸生老成者掌之然不重以
朝廷之明命虞其久而或替也乃具疏章凡再上仰
荷
俞旨丁卯春
皇上親灑宸翰爲學達性天扁額并十三經二十一
史經書講義遣送到山固以重道崇儒昭我
國家右文之治而興起教化移風易俗之意實於
此寓焉嗣是而

御書樓講堂庖湢復次第告成所費不貲民不知興
作之累而余之心力亦已殫矣學者競相激勵
不獨登賢書捷南宮者若而人即窮簷蔀屋亦
漸覺觀摩興起而余調撫中州之
命下矣諸生不忘所自乞記其事勒諸貞珉余謂之
日爲人臣者奉揚
聖天子嘉惠元元德意其爲庶爲富爲教道固多端
玆特其初緒耳其何足記諸生曰夫子之爲此
將傳之無窮也若作梓材既勤樸斲又必從而

丹雘之繼自今黎辟之士被野烟火之氣滿郊誦讀之聲遍城郭時屢豐矣民安堵矣後有來旬來宣者鑒於茲而踵事焉日漸月摩士因文藝而致器識民亦感慕而知廉恥教化大行風俗醇美豈不重有賴乎余曰唯唯否否古之教學者文辭云乎哉必也六德六行六藝咸備於躬乃論秀以升功烈聲名於是焉出余行矣多士勗哉有能繼朱張兩夫子之遺緒講明性天之學蹤軌前型扶掖來哲仰荅

聖主作人之化余實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修嶽麓山萬壽禪寺記　薛桂斗

佛之爲教在緇衣輩力爭其有在闢異者力辯其無彼既黨其同此復伐其異理固然也情亦然也其爭有者不過因身奉其教而想像言之實不知其佛爲如何有也其辯無者亦不過心既業儒即以佛爲異端究竟亦不知其佛爲如何無也余請得而論之夫佛西域之教主也西域之有教主亦猶中國之有聖人也西域之有釋迦彌勒彌陀燈明藥師等教主亦猶中國之有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也西域之有釋迦爲當今教主亦猶中國之以孔子爲當今聖人也是中國有中國之聖人西域有西域之教主各尊其教各闡其化其何參差之與有其何辯論之與有耶惟是金身入夢而漢帝開其端同泰捨身而梁皇衍其緒此佛教之行於中國有自來矣然以西域之教而流入中國而中國之儒有力辯之而不能去者亦有身入其教而率行不怠者此其故何歟良以子輿氏有云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是吾儒之教天下者不過欲人爲善耳而佛氏之戒殺戒淫諸事亦不過欲天下之人爲善也此欲善之一念旣爾相同則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此闢異者所以日闢而不能闢甚至躬奉其教而不怠也余請得而論之卽中國之聖人立教亦各不同如伏羲則有爻畫示教神農則耒耜示教黃帝則以冠裳示教堯之欽明舜之濬哲禹之善言則拜湯之立賢無方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不泄不忘

周公之仰思待旦以至孔子仁孟子義何嘗同乎然而所同者心也佛之教雖不同然而不同者亦欲世人共為善之心也心既同矣則佛教之流行可以化世情之囂競可以輔吾道之不逮以此相助為理何必力闢其異又何必身奉其教哉且攷之陳眉公先生嘗云天下寺觀乃一大養濟院也謂收天下之鰥寡孤獨而養之盛世可以釀天和衰世亦可以消亂萌旨哉眉公之言可謂得治天下之要矣余分藩南楚署列星沙每於政暇登嶽

麓之巔覽瀟湘之勝訪彌嵩和尚於嶽雲蘭若煮
茗譚心敲詩論道詢其峯為南嶽七十二峯之一
其寺開自晉代盛於隋唐明神宗賜額萬壽祝
聖義也　國朝定鼎禪師肺山壁草重興開堂祝
國吾鄉提督張公諱勇糾湖南雲貴諸當事捐貲
鼎建前殿大殿兩廡法堂方丈藏閣固一時之盛
葢以連年兵火仍屬傾頹有驛鹺使者趙公雲岑
念名山古刹不忍廢墜慨然捐貲重修後殿不兩
月而工成余推趙公與人為善之念不覺般般有

觸乃捐金鼎建前殿塑彌勒尊者之法身而標閣程公仕吾亦捐資裝塑帝獸尊天之金像工將竣趙公再續前善之因以爲合尖之果復爲捐資建大三門一座是萬壽寺之規模宏遠煥然一新而全工告畢矣趙公與余仍捐資買置李雲仲本山下屯田九石以爲香火之資歲集往來雲水於中安禪受戒暮鼓晨鐘祝　國佑民從此名山古寺相傳不朽而星沙士女登遊其地者時加瞻仰興起善心其與鷄鳴孳孳爲善之心不亦擴充而光

大之乎余非尊崇其教也取其爲名山重且能勸人爲善爾果報云乎哉禍福云乎哉

建復禹碑亭記　國朝黄性震

治水碑在嶽麓峰頂蝌蚪奇蹟傳於岣嶁海內學士大夫莫不奉爲神物前代司土者曾搆亭庇之葢以保護爲崇重也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五年余忝承簡命備員楚南兢兢職守弗暇登陟今年三月乃得縱觀嶽麓之勝尋覽碑文則七十七字一片磨岩露立于蒙茸瓦礫間自明監司石君重修後累經兵燹榛莽弗芟燼于野燒已數十餘年

矣嗚乎覩河洛而思禹功千古有同心也余安
敢對古聖之奎章坐觀其淩溺于風雨乎於是
庀材鳩工給值傭作纖毫不以煩民經旬乃訖
是時
大中丞丁公修舉嶽麓書院四方生徒盛集我
皇上親灑宸翰懸額頒書
天使遥臨震耀山谷而兹亭相繼落成休哉昔之
禹碑今之
御書山靈景運之升與聖道中天之慶何其後先

協應也哉夫平水土者大禹當年治水之功也
而立民極者
皇上萬世敎人之澤也後之學者讀禹篆而思奠
麗之德仰
御書而深淑性之思則治統道統與日星河嶽並
垂天壤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嶽麓書院記

國朝 毛際可

衡山之峰七十二攷古誌以回雁峰爲首綿亘數百里至星沙之西南隅而始爲山之麓此嶽麓所由名也趙宋開寶間刺史朱公洞創建書院至乾道三年考亭夫子訪南軒於其地相與攷道問業一時士子雲集景從正學丕振人謂瀟湘間彬彬有洙泗之風焉其後興廢相仍多歷年所暨康熙甲寅值吳逆之變叛寇稱戈文教歇絕書院將鞠爲茂草幸王師蕩平大中丞丁公開府湖南

首披圖籍慨然曰郡國有先賢之遺蹟而不爲修復是在位之責也遂捐俸爲倡片甓尺椽不以需之閭里庀材鳩工浹歲告竣自　文廟尊經閣而下與夫崇道之祠四箴之亭以及六君子堂後先相望　中丞公文妙簡名流以董帥之每公餘之暇謀其會業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嘆以爲親記以來所未有也今年夏偶大過三湘而孝廉郭君金門踵門來請曰願有述竊謂地靈與人事常相用者也昔昌黎謂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數

請廣書院名額疏　大中丞陳　燿朗甫

奏爲請將書院積存息銀撥充膏火以廣

聖恩事竊照

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我

皇上創制辟雍媲隆三代四方之士莫不爭自濯

磨以副作人雅化湖南省向有嶽麓城南兩

書院每屆年終例由巡撫考試甄別臣仰承

恩命於民風士習留心整頓期崇實政不敢少事

沽名茲於十二月初旬照例甄別報名赴試

者至八百餘人其中文理通明可以造就者

甚多而兩書院額設膏火計僅止數十名不
能多爲取錄因飭司道公同籌議去後茲據
布政使桑承恩鹽法長寶道李世望詳稱嶽
麓城南兩書院於雍正十二年
恩賞帑銀壹千兩又
奏動藩庫銀三千兩發商營運支給嗣因息銀
逐有積餘先於乾隆七年將原借藩庫銀三
千兩歸還原款復於十五二十等年兩次酌
撥支存息銀四千七百兩一併營運以作膏
火之用乾隆二十四年欽奉

百獨禹為宗中州清淑之氣踰隨扶輿磅礴而鬱積而書院又適當其麓則又氣之所萃鍾靈而鍾秀者也然上下千百年大盛於考亭而又將復盛於今豈偶然之數歟聞　中丞公之撫楚整躬率屬儆貪黜賑窮乏之闕荒蕪釐行戶之艱蠲夫船之役豪右畏威甘澍應禱善政不能枚舉而學校爲王化所基祗徊於絃誦揖讓之間更爲觀風者所不能畧也況我

皇上始終典學比年來　親灑宸翰以萬世師表之

額風厲學宮并求先聖先賢之裔榮以世秩而
中丞公當下車之初早惓惓以建學育才為務若
有不期而合者焉蓋
聖朝之有名世運會所啓一德交孚固不徒地靈
人事之相因已也殆亦天意將開文治之盛化行
俗美而以比隆於唐虞三代也哉遂拜手為之記

上諭查辦綠營惠濟生息案內經前撫臣馮鈐會同
督臣碩色
奏准此項銀兩照舊存留仍以具
奏之數爲額嗣後不得再行交商等因在案今自
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止除積銀以息作
本銀八千七百兩及逓年支給膏火外又積存
餘息銀三千餘兩存貯道庫從前
奏明不得續行交商係就當日情形而論今文風
日盛從學之士格於定額似應酌量變通再將
餘息發商以期籌備益充教育益廣等情臣思

例禁生息原恐官爲勒領商受賠累甚或官商藉以結納易啓弊端是以酌行停止今湖南書院生息一項例由長沙府招商發給每兩行息一分五厘實有贏餘并無賠累且係按季彚繳道庫曆七考核原無官商結納侵蝕私肥情弊當此文教昌明從學日衆似可酌循舊章將於條存息銀内撥三千兩交商一併營運收息以廣兩書院肄業生童額數俾畢業力學之士得以預沐餘膏以資課誦於推廣
聖朝棫樸菁莪之化不無裨益至自此次酌增肄業

自卑亭記

嶽麓書院在麓趾之陽自長沙往者濟江登岸道出山趺田野間峯巒可數林壑漸開爲程三里有奇雖皆坦平無險阻然求一憩足之所則不可得也康熙二十四年丁大中丞思所以廣教化育人材者捐俸重新書院以聚學徒延山長以主訓廸置饒田以資膏火又疏請

御書匾額祕閣經史以旌先賢備講誦而庀材鳩工則委其事于盜既已相度經營自聖殿以及

祠亭門廡坊表垣墻與夫泉池階徑之屬悉補葺而整飭之又稍拓其右建

御書樓前增　文昌祠左則造于山舊有二亭稍上曰道中庸更上曰極高明皆　考亭夫子所創而名者今俱無存亦仍其基重建焉工將訖規模咸就纖細畢舉區舍亭池之間足以藏修游息唯自書院達江數里之間往來無所憩息彼負笈至此者欲少從容覽勝概而無一廈以避風日豈非缺畧乎于是復于道中創建一亭俾與高明中庸遥

名額之後如復積有積存息銀應聽隨時酌
量情形具
奏請
旨辦理所有請將餘息籌備以廣教育原由是否
可行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臣謹
奏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相聯屬而名之曰自卑蓋嘗聞之師矣強急之趨
半多顛歷緊蹶之行無禆率循彼夫聖賢之道功
極位育而修之𣴑在戒愼獨之中體之不外夫
婦倫常之際不益信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也
哉於戲遊斯亭也仰高山之匪遥景前修以遵邁
其於學也亦思過半矣夫慮其所缺以獎翼來學
正董修者事也故既建斯亭并為之識使學者有
銜焉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上巳長沙郡丞山陰趙
並記

遊記

遊九嶷嶽麓記

國朝胡作梅

自巴陵濟湖溯湘江而上距長沙南數百里爲衡山山勢綿亘甚士大夫舟過洞庭盖未嘗不作望嶽想然層雲隱蔽不可於數百里外見也其在長沙郡有山環江西岸爲嶽麓嶽麓者嶽之麓也山足盖日麓余固倦於遊不早與夫二三子登回鴈之峯尋望日之勝遠摹九嶷窮睇八荒則嶽角面目胸腹腰膝爭奇鬬險闢地開天之觀今固願以

異日顧幸而蚤邇茲嶽麓者至止以來日未嘗不
褰裳欲從之然竟不果也時維九月序屬重陽或
曰是孟嘉龍山落帽時也遂濟江而西載酒擕萸
將避高而登之初至江扁舟艤岸側輕利如葉風
徐徐遊江水上尺波不興羅穀如織沙渚尖銳出
江中破江爲兩漁舟停其間炊烟浮沙際不絕布
網迎風有魚戲水面忘歸致翩翩似與漁人狎者
比到岸舍舟從騎便得山山四圍皆草取逕入如
入谷中中有樵蘇人長與茂草齊幾不辨折而西

又折而南又折而東而西又折而西南環覶前後左右皆山也路崎嶇若不可行者前望有淺山迎馬首遂渡嶺復得一谷從山縫偷覷其東有村落宛然不知其與江將誰左右也遂聞人聲從院宇中喧呼若相指使者爲嶽麓書院葢　大中丞丁公自涖三湘日以崇儒講學興廢爲已任時方須俸選材命工而修之書院右爲先師孔子殿四賢坐而侍遺像儼然車服禮器雖不具然遊者並低徊久之如到春風沂水中知儒者氣象不同也殿

後有遺址爲宋朱張兩先生舊祠瓦礫鎖頹碑文半落顧猶依稀傳程氏四箴字樣而已余乃與同志出祠後攝衣縱步將窮山巔覘山頭有亭如載方冠知大禹碑在焉初看近若咫尺可趨到然山背方陡峻頗危石巉與吾足力鬬卒不敢久之莫至也余適困極思息顧同儕皆氣吁吁不勝因相率中道返嗟乎其進銳者其退速余乃今而悔之矣取路下如有逼之不復待余踵余益知進之難而退之易如此乎其不可不戒也於是改策易塗

道山之腰有松吟其前有石臥其側有閣懸其旁有亭要其路休息俯仰不求而具方是時余且志氣充綽有餘閒不復如向之跛履艱危也奏幾達山寺寺鑿山爲址竹樹環之有泉冽然流甚細自竹根中逍遥來寺後尋山峯不復見蓋有蔽之者將往求之而余遊具且蕭然遂返從山腰看郡城內外遊市中如小兒衣冠隱隱湘江一帶漁舟大如瓢不可指數白鷺着沙汀甚微出没隱見彷彿如畫院中匠作那許齊近在山下杳不驚山上人

耳第見椽斧運斤人影揺動而巳徐而下得平地
山周之如環向之所樂江城漁鷺遠眺之形及其
山下場工花材縱横上下經營之狀一旦逃避去
色聲香臭味蕩然都空尒方惕息四顧覺天機之
動灝灝從心目間拋曳矣谷瀧遥習虎翁李北海
石碑處碑文斷續可思前人心神僅有存者嚮而
歸馬轎其險人忘其疲揚鞭送鳥甚自得也豈非
維取巳經性安所習久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者
乎遂抵江相攜就舟臨流引酌舟人縱篙發上下

若相和者久之風驟震揚帆飛渡亂流而東比到岸則殽核猶在舟中也始余畏山之勞而遲遲日月也故不幸到于今及余為其事而不擇其塗縱其力而又不寧其氣故中阻其後也余逡逡而反之北往還而熟之變人情于登臨扶物隱于山水于心有樂焉惜夫其命志之不堅氣之不善養力之不勤遊具之不充於囊竟不獲及嶽麓之巔以止也况于嶽哉夫循級而登勿敗于速苟不止雖嶽余固將及之惟其志其氣其力之是爭而余何

毀焉既以感于心退而爲之記

附跋

跋胡邛齋嶽麓遊記　大中丞丁思孔

嶽麓爲衡山七十二峯之一踞長沙西岸隔湘川而相望也出城渡江不十里爲遊觀所必至郡志載昔人題咏尤多而南軒晦菴兩先生於此講道勸學其名益顯自流氛肆毒暨逆藩逆亂征伐勦定之餘榛莽丘墟名賢罕至山靈亦有今昔之感矣余視事踰年民稍蘇息士子漸知嚮學於是修

葺書院以繼往開來正在此王㦸𨚗齋太史閒居
乘舟蠟屐適逢九日挈伴登高既洽勝情乃成斯
記誠昇平之佳話山靈之幸事也夫記遊者不過
搜奇歷險摹寫其詭異怪僻之觀詩酒友朋之樂
而已今獨於登臨進退間不忘理要惓惓以舒速
難易堅定善養之說反諸身心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而耳目所接天機流動瀕瀕乎境與神會則非
尋常所及也湛甘泉先生語學者當隨處體認天
理𨚗齋其庶幾乎書院既成當鐫置壁間以告此

邪士子與後之遊茲山者

遊嶽麓書院記

國朝 李何煒

自津頭得一艇橫江西渡經橘洲尾泝流云丞里岸行可三百步始及嶽麓書院石坊坊左右皆田或瘠或腴秋議尚未獲也從石坊抵院門道直如弦寺乃在西南間矯首翹視略已目治回瞬低望勢猶盤鬱老杜所謂殿脚插入赤沙湖者此其似歟考書院始於宋唐以前無有故當時祖以寺遊言之使少陵而在則南紀波瀾西河風味之何異接載筆於衡山矣院制如郡邑學宮登夫子堂特

以顏曾思孟不木主而像乃聖乃神吾君吾相綸者不辨命之繪者亦不辨也廟後立二十餘級聳堂三楹世宗敬一箴程明道視聽言動四箴在焉刻劃薪石以不朽人心其能如石乎其西爲朱張祠少前爲六君子祠世詡經生不能介胄朱以是弱孔徒三千氣壓戎馬而秉禮之國終不能與齊晉爭強此豈姬公爲之耶其前則諸士課業之地有堂有廡如是者二牆以間之計可容二百人生徒昔有至者然虛席極多則好學之衰於古可知

也周覽已畢坐擬蘭亭取汲泉水飲之甘於江水于時暑氣未減登涉為勞憩息片晌如奕者一局時耳與遊者俱出尋李北海嶽麓碑有亭覆之碑向為火所燬因摹榻者冬日畏寒以荻環其外不戒於火而火不甚熾未至斷裂然蝕去者數十字矣一嶽麓也先聖宮牆於斯諸賢先後集於斯而禹碑與北海貫上下之所以先北海而後禹碑者比於追遡往代不以苗裔先根本不以夏殷先羲軒也禹碑猶東向峙山而鑱非人力所能動移中

有斷痕類夜半天河影自夫子廟至此當以三千步計路峻甚不能卽至則且止亭在其閒凡欲覩禹碑無不賈勇疾上所以止此者蓋喘而非倦也曦馭旣晏天朗氣淸白雲一縷淡且欲散憑人而下扶之不忍去手此少夷衍池水一泓衆草繡碧則道鄉臺實踞而臨之道鄉臺三字朱紫陽手書子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此亦夫子之後勁歟同遊者曰觀止矣於是以肩輿至嶽麓寺寺遊則別記之以釋與吾儒固應異日談也乙卯七月十七日

遊嶽麓記　　羅俊

憶己未秋遊恒嶽自渾源州南入可二十里至山足其間有所謂懸空寺者峭壁百丈寺縣其中觀之令人驚心駭目時秋將半白草黃沙塞鴈哀鳴邊城景色莽蒼彌望路委折不甚陡峻騎行可至山腰過此則拾級而登土人指十景相告因與同遊諸子分韻賦詩及至頂謁嶽帝日正中天秋陽暴烈俯視山下則已黑雲容布大雨忽作雷聲殷殷反在足下噫嘻豈不一大觀也哉夫恒嶽遠在

邊塞之外去家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遊衡嶽楚之望距家鄉非甚遼遠乃生三十年而不能一至豈洞庭之險反勝於太行雁門耶丁卯春買舟而南行三十里即阻石尤八日始抵嶽陽因歎舟楫不如車馬可計程而至也泊舟湖畔忽遇順風一日夜即抵星沙驚風巨浪瞬息百里數日鬱困一旦舒放固不必登嶽而始爽然也南嶽在衡山縣去星沙尚三百餘里卒然不能至而嶽麓近在湖西即南嶽七十二峰之一蓋衡山綿亘八百里回

雁爲首嶽麓爲足云同學王子孟敎先至山中作
詩招我乃爲雨阻不即遊暮春一日棹扁舟繞橘
洲而西洲横江心每春夏水漲不能没與波上下
蓋昔人所謂地脈焉抵岸芳草迎風鮮花映日傍
江所望嶽麓寺者反杳然不可見循山徑迤邐而
行四無人聲惟聞百鳥和鳴令人作桃源想數折
至道林寺寺門對宛唐人遊覽賦詩必與嶽麓並
稱觀其丠敞幽邃自是一清淨佛地也又行里許
至書院規模壯濶丹雘炳煥書聲朗朗徹院外𨒪

嗟逆氣扇虐而後湖湘人士殘敝已極今乃登袵
席而誦詩書又安可不思春風化雨之所自來耶
隔書院爲學宮内塑先聖暨四賢像恭敬展拜而
出李邕碑剥落漶漫剔苔蘚可讀望道鄉臺不能
不生遷謫之感而美清風高節之可傳且歎山僧
之賢於溫益萬萬也從此登山羊腸逶蛇扶童子
喘息甚昔人濟勝之具眞不可少路傍有舍利塔
相傳昔名僧以舍利一撮付隋文帝後分五十三
處建塔藏之嶽麓其一也然陰晦無寶光心竊疑

焉或謂爲人盜去諒亦不謬入寺憩虎岑堂山僧煮茗清談燒笋侑脫粟飽食一過清芬可人泉聲自窓外至如歌如訴如琴韻如簫聲悅耳怡心眞覺紅塵之擾攘可憎也日既午同王子詣山頂捫蘿攀藤松花竹粉掩映襟帶間既至縱目一視諸峰羅列眞如兒孫遠遶之間延野綠而混天碧柳子之言洵非欺我禹碑遠在前山路崎嶇恐日暮不能到亦斯遊之一憾也南望山光隱隱層巒疊嶂杳無盡處祝融紫蓋諸峰想在煙靄間顧不知

何日始慰覲臨之願亦如恒嶽之登峯造巔耳抵
暮尋舊路歸鷓鴣聲朗然可聽林間白鷳忽隱忽
現時值朔日尚無新月可觀因思三五之夕據岡
長嘯猿聲響應濤景又當倍增歸寺宿僧房萬壑
松濤翻然到枕謂王子曰昔遊北嶽時同人五六
輩今入九年間散如晨星或仕或處或且志於富
貴視故人如敝屣者今吾與子數年之後車笠之
情又安可保耶王子謂是安足道請聽梵唄皆如
夢幻富貴乎何有功名乎何有即茲遊亦何有哉

遊嶽麓寺記

李何煒

嶽麓有寺至唐始大著沈歐之筆杜韓之篇世所寶也近聞寺有掘土者深數尺得瓦百數十片雖不及未央銅雀以爲硯頗能下墨云是王僧虔藏物則晉宋以來有之矣崇禎癸未寺旣燬於兵火竹木斬伐幾盡脈山和尚力募再創高下參差縱横疎密遠豁慧眼實具匠心爾嵩其上者也叅學有年不愧付託精神淵著情致蕭散師已酉歸敬遵遺命厝其蛻於寺後而塔封之寻詩沖所請寶

鏡臺前種明珠者是也山氣如渴驥奔泉至此忽
自住其衙勸形家遇此甚難而肺山安坐而得之
釋云無生何有於骨蓋衣鉢相傳自有世系未有
爲人子孫而忍暴露其祖父者則佛氏之教亦何
嘗大遠於人情哉彌嵩業浮屠而能爲儒者言與
予輩登高而眺倦遊而坐直至月出垂以茗飲予
與王子在簡不能斷酒因攜與俱彌嵩亦無忤也
語次偶徵夢事各述舊聞忽有蝶集於席上兩翅
文成五彩與皓魄相爲映照良久始栩栩去昔莊

公善解莊子豈其神化爲之乎月過中天僕侍皆
睡露濃草濕未寒已涼因與鄒與傳章戴謀共出
寺門東望郡城萬籟無聲獨江間漁火時隱時現
風靜波恬雲無纖芥歷歷可指數也昂首西顧眞
武殿出於巔際竹樹環擁而蔭之眞武有帝者之
號故其位置不妨高於佛恨無徐佐卿鶴化術耳
然子猷之興已盡黑甜一枕晨鐘喚起與同遊者
飲而後詣之道人方起案有桃實數枚道人謂此
徑榛莽殊未易翦除獨尋以一緇一黃彼此往復

何爲幽尋及此蓋爲望南嶽而來也與道人談華山參嶺之勝不覺精魂飛動道人以病不能久語別去下殿行可百步少折而西爲飛來石七十二峰恍在白雲紫烝中得韓幹韋鷗操筆當以匹練概括之矣彌嵩曰此行歲月可書山中高寒澹澈嶽麓如此則拜祝融而登峰造極者當復何似又安可不使世間塵滓人知之於是以屬不律使有記焉乙卯七月十八日